

中庸纂疏

[宋] 赵顺孙纂疏 黄 珣整理

大学纂疏

B222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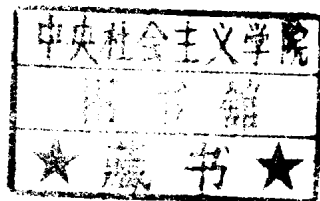
83958

9602 53

中大
庸學
纂纂
疏疏

〔宋〕

黃 趙
珣 順
整 孫
理 纂
疏



(滬)新登字第201號

大學纂疏

中庸纂疏

〔宋〕趙順孫纂疏

黃珣整理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中山北路三六六三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

常熟市印刷二廠印刷

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八五〇×一一六八 三十二開

二四〇千字 九·二五印張

印數 一——三〇〇〇本

ISBN 7-5617-0776-2/1·062

定價：柒圓

前言

也許可以這樣說：宋以後的儒學，并非孔孟之學，而是朱學，具體些說，就是朱熹所詮釋的孔孟之學。

以朱學爲核心的理學成爲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，朱熹成爲「繼往聖之絕學」，開萬世之太平的大賢，那是在元、明以後，朱熹生前，頗有坎坷不遇之恨。但作爲一個學派，無論就勢力或影響而言，宋代尙無能與理學比肩者。朱熹後學之多，在孔子之後十分罕見，他死後，其弟子和再傳弟子編纂了多種著作，光大他的學說。其中趙順孫的四書纂疏（包括大學纂疏、中庸纂疏、論語纂疏、孟子纂疏四部份）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有其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。

據元初黃潛所作格庵先生阡表，趙順孫，字和仲，號格庵，宋初名相趙普之後，縉雲（宋屬處州管轄，今屬浙江）人。八歲能誦九經，少年時被真德秀稱作奇才。度宗咸淳年間出任宰相，因與賈似道不合，退居故里。恭宗德祐二年（一二七六）去世。父趙雷，師事朱熹門人滕璘。趙順孫得自家學，可稱朱熹三傳弟子，其四書纂疏，即「一以朱子爲歸不雜異論」（納蘭性德序）另有近思錄精義、孝宗系年錄、中興名臣言行錄、文集多種，但都藏在家

中，未行於世。

朱熹曾說他一生心血，凝聚在四書章句集注之中。他曾合衆說，斷以己意，作大學章句、中庸章句。他取前輩十一個道學家關於論語、孟子的論說，輯爲要義，後改名集義。又參會諸家之言，成訓蒙口義，更名爲詳說，然後取其精粹，成論語集注、孟子集注。并用辯論的文體，作或問，以見其去舍之意。如果想扼要地了解朱熹關於四書的論說，那麼只要讀章句、集注即可；但若要求全面了解他的思想，那就非博覽集義、詳說、輯略、或問、語錄、文集諸書，參互尋繹不可。趙順孫有見於此，立志繼述孔穎達、賈公彥，從事疏解，故遍讀朱熹著作，以及朱熹門人關於四書的論說記載，汰煩擇要，附以己見，將一門師友之言，萃於一編，成四書纂疏。由此，前人都稱他是光大朱學的功臣。

除朱熹全部著作外，纂疏旁引十三家之言，引書四十餘種，其中大半現已亡佚，全賴此書得以保存。即使朱熹有關四書的著作，除章句、集注外，其他書現在也已少見。故這部纂疏，又是現存的宋代理學家關於四書論說的最爲完備的資料匯編。

由於朱熹及其學說在儒學史中的地位和影響，故研究四書，纂疏無疑是一部必讀書；由於朱熹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對四書的注釋中，故研究朱熹及理學，纂疏更是一部必讀書。

此書成於理宗在位之時。度宗咸淳初，天台應俊出知處州，應當地仕人要求，刻印論語纂疏、孟子纂疏、緡雲令王既濟，同時刊印大學纂疏、中庸纂疏，這是四書纂疏最早的刊

本。據黃潛說，他在童年就已誦習纂疏，當時「四方學者，家有其書」，可見此書在元代流行之廣。清納蘭性德所輯（實由其座師徐乾學哀集）通志堂經解，收有此書。現存纂疏的版本有：通志堂經解本（康熙十九年刊本、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）、四庫全書本、復性書院叢刊本。其中復性書院本，於一九四四年據通志堂經解初刻本刻印，王培德、張立民等人校對，其中一些錯誤，已經校正。這次整理，即以復性書院本為底本。

由於大學、中庸一直缺少比較好的注疏本，現從纂疏中將大學、中庸兩部份抽出，先交出版社出版。僅就提供資料而言，它對近年來開始受到重視的理學研究，必定有所幫助。

整理四書纂疏，是遵從徐震堦先生之意，在一九八三、一九八四兩年進行的。葉百豐先生對此事一直十分關心。段鷹先生更是不辭煩勞，審閱了全稿，提出不少意見。葉先生推誠保真，段先生脫略不羈，徐先生沖和淡泊，均有古君子之風。如今三先生已溘然長逝，每誦「面命」之時，追思昔日教誨，言猶在耳，悵觸萬千。

黃 坤

一九九〇、一二、一六

目 录

前言.....一

四書纂疏序.....一

四書纂疏序.....二

趙氏四書纂疏序.....四

四書纂疏引書總目.....五

大學纂疏

讀大學章句綱領.....七

大學章句序.....九

纂疏.....三

中庸纂疏

中庸纂疏序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讀中庸章句綱領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中庸章句序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纂疏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四書纂疏序

子朱子四書注釋，其意精密，其語簡嚴，渾然猶經也。順孫舊讀數百過，茫若望洋，因徧取子朱子諸書，及諸高第講解，有可發明注意者，悉彙于下，以便觀省，閒亦以鄙見一二附焉，因名曰纂疏。顧子朱子之奧，順孫何足以知之？架屋下之屋，強陪於穎達、公彥後，祇不逮爾。遇大方之家，則斯疏也當在所削。

後學趙順孫書

四書纂疏序

或問尹和靜讀易傳之法，和靜曰：「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」李延平聞之曰：「此語固好，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有歸着，方可及此。」二先生豈異旨哉？言各有當也。蓋學不可以徒博，亦不可以徑約，徒博則雜，徑約則孤，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，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。文公朱子之於論孟，既成集義，又作詳說，既約其精者爲集注，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，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，而或問遂不復修。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髓，一字秤輕等重，不可增減。讀論孟者，取足是書焉可也。格菴趙公復取文公口授，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，與集注相發者，纂而疏之，閒以所聞附於其後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，所問非一人，所答非一日，一開卷盡得之，博哉書乎！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知味者鮮。文公一生精力，多在此書，一章之旨，一字之義，或數年更易而後定，或終夜思索而未安，學者以易心讀之，豈能得聖賢之意哉？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，有隨文直解，不以先後爲高下者；有二說俱通，終以前說爲正者；有二說相須，其義始備，不可分先後者。故非親聞，未易意逆，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。僕晚未聞道，加以衰賸廢學，公不鄙辱教，且命之曰：「序以幸子。」竊惟論孟二書，文公凡幾序矣，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

優游涵泳之說，於訓蒙而得本末精粗無敢偏廢之說，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，終身受持，猶懼不既，何敢復措一辭。抑文公曾有言曰：「大學一書，有正經，有注解，有或問，看來看去，不用或問，只注解足矣；久之，不用注解，只正經足矣；又久之，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，正經亦不用矣。」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，僕於集注、纂疏亦云。

清源洪天錫序

趙氏四書纂疏序

格菴趙氏四書纂疏共二十六卷，前有清源洪天錫序，而陵陽牟子才又分序之。其書以朱子爲歸，不雜異論。於大學、中庸，先之以章句，次以或問，閒以所聞附其後，又以語錄暨諸儒發明大義者注其下。於論語、孟子，則一本集注，而采或問、集義、詳說、語錄所載分注焉。昔朱子之爲章句也，大學則宗程子，會衆說而折其中；中庸則以己意分之，復取石子重集解，刪其繁，名以輯略。其爲集注也，取二程、張、范、二呂、謝、游、楊、侯、尹十一家之說，輯爲要義，更名之曰精義，載更集義；又本注疏參說，又會諸家之言，爲訓蒙口義，更名之曰詳說，然後約其精粹爲集注。而於集注、章句之外，記其所辨論取舍之意，別爲或問，若是其嚴密也。朱子自言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，不高不低，又言添減一字不得。然學者非由集義、詳說、或問、語錄以觀其全，無由審章句、集注之精粹，則是書之有功於朱子多矣。今學宮所頒四書大全，蓋卽倪仲弘之輯釋，而是編之流傳者少，乃較而刊行之，俾相爲表裏云。

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

四書纂疏引書總目

新安朱熹元晦：易本義、啓蒙、詩集解、太極解、通書解、西銘解、文集、語錄。

三山黃幹直卿：論語通釋、孟子講義、諸經講義、文集、語錄。

慶源輔廣漢卿：論語答問、孟子答問。

臨漳陳淳安卿：大學口義、中庸口義、字義、文集、語錄。

三山陳孔碩膚仲：大學講義、中庸講義。

建安蔡淵伯靜：易傳、中庸通旨、中庸思問、大學思問、化原問辨、性情幾要。

建安蔡沉仲默：書傳。

栢蒼葉味道知道：講義、文集。

南康胡泳伯量：論語衍說。

永嘉陳埴器之：經說、木鍾集。

三山潘柄謙之：講說。

莆田黃士毅子洪：講義。一

大學纂疏中庸纂疏

建安眞德秀景元：大學衍義、讀書記、文集。
建安蔡模仲覺：大學演說、論語集疏、孟子集疏、講義。

讀大學章句綱領

看大學，且逐章理會。須先讀本文，念得，次將章句來解本文，又將或問來參章句。須逐一令記得，反覆尋究，待他浹洽。既逐段曉得，卻將來統看溫尋過。朱子語錄

大學一書，有正經、有解、有或問。看來看去，不用或問，只看注解便了；久之，又只看正經便了；又久之，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，而正經亦不用矣。然不用某許多工夫，亦看某底不出，不用聖賢許多工夫，亦看聖賢底不出。語錄

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。那時未解說，而今有注解，覺大段分曉了，只在仔細去看。語錄 陳氏曰：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，只直案他見成底熟，就裏面看意思滋味，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。

一日教看大學，曰：「我平生精力，盡在此書，先須通此，方可讀他書。」語錄 又曰：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，見得前賢所未到處。黃氏曰：朱子大學修改甚多，三四十日，日夜用工，不肯輕下，皆有深意寓乎其間。 陳氏曰：朱子一生精力在是，至屬續而後絕筆，爲義極精。

大學解本文未詳者，於或問中則詳之。語錄 陳氏曰：大學約其旨於章句，已的確真切；而詳其義於或問，又明實敷暢。章句中太簡，而或未喻，則易枯，必於或問詳之；或問中太博，而或未貫，則易泛，必於章句約之。

或問未要看，俟有疑處，方可去看。語錄 又曰：某作或問，恐人有疑，所以設此，要他通曉。而今學

者未有疑，卻反被這箇生出疑。又曰：大學章句次序得皆明白易曉，不必或問，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，不得不明辨之耳。

大學章句序

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

朱子語錄曰：大學之教，所以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。

蓋自

天降生民，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

朱子文集曰：天之生物，各付一性，性非有物，只是一箇道理

之在我者耳。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，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，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，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。凡此四者，具於人心，乃是性之本體。然其氣質之稟，或不能齊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

而全之也。

語錄曰：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，性便是理。人之所以有善有惡，只緣氣質之稟，各有清濁。又曰：氣出

於天，理亦出於天。性是這箇理，氣則已屬於形象。性之善只一般，氣便有不齊處。問：「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，又有氣

質之稟？」曰：「氣是那初稟底；質，是成這模樣了底。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，衰在天地中，精英者爲人，查滓者爲物；

精英之中又精英者，爲聖，爲賢；精英之中查滓者，爲愚，爲不肖。」問：「氣質有昏濁不同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？」曰：

「非有偏全。謂如日月之光，若在露地，則盡見之；若在蔭屋之下，有所蔽塞，有見有不見。昏濁者是氣昏濁了，故自蔽

塞。」陳氏曰：流行乎一身之間者是氣，凝定成形者是質。

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，則天必命

之以爲億兆之君師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復其性。

語錄曰：主宰底，纔忽生得箇人，恁地聰明，便是要他作之

君，作之師。書中多是說聰明，蓋不是聰明底人，則一箇說「一箇說黑，如何退伏得他？」問：「何處見得天命處？」曰：

「此也。如何得知得，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底人，定是爲億兆之君師，便是天命之也。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，決不但已，必統御

億兆之衆，人亦自是歸他。如三代已前，聖人都是如此。及至孔子方不然，雖不爲帝王，然也閑他不得，也做出許多事